歷史與空間

■文：馬承鈞

# 千古忠良憶關公

寧波市一商貿代表團來豫參訪，點名要去洛陽。我以為他們要看牡丹，他們卻道：「不，阿拉要去看關林！」

關林位於洛陽市城南七公里的關林鎮，相傳為埋葬三國時代蜀國名將關羽首級之地。眾所周知，關公以其忠義而成為中華民族道德的榜樣與化身，千百年來不斷被歷代皇帝敕封，由侯而王、由帝而聖，被儒、釋、道共同尊崇，關林也成為萬眾朝拜、祈福避禳的聖域。

走進古柏蒼鬱、殿宇巍峨的關林，但見神像莊嚴、香火繚繞，此地前為祠廟、後為墓塚和大片林地，面積達200畝，漫步其間，令人徒生無限敬意。

正殿裡有一座英姿勃勃、紅臉綠袍關羽塑像，因為增添了現代化聲光電技術，尤顯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每天吸引大批海內外遊客，成為關林一大亮點。寧波客人連忙焚香跪拜，一派肅穆之情。忽然想起，過去中國各地幾乎都有關帝廟；現今不管走到哪兒，大小商家或酒店，都會在櫃枱中央供奉一尊關老爺像，且香火長明（也有用電燈替代）。某年去香港探親，發現港島的警署也拜關公，可見關雲長聲譽之廣、影響之深。

何止如此，老外也對關羽的人格精神敬仰久矣。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珍藏一部1655年歐洲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其中每個國家版圖上都繪有代表這個國家標誌性人物，中國地圖上繪的正是「中華武聖關公」像。去東南亞旅行，也不難見到許多商舖乃至居家的佛龕上敬有關公像。外甥女黃爽在美國工作，她說舊金山也有關帝廟且香火鼎盛，虔誠前來上香的不乏藍眼睛的老外。我記得2007年4月隨時任總理溫家寶「融冰之旅」訪日的中國記者，曾應邀去日本最大的博物館——江戶東京博物館參觀，對中日文化同宗同源深有感觸，最令人感慨的是：矗立在東京博物館中央的是一尊高大威武的關公神像！日本朋友道：「關公也是日本熟悉的偶像級人物，他代表了仁義、忠良等東方價值。」可惜現代日本人完全背離了關雲長忠義的精神，從昔日的侵華戰爭到今天石原「買島」鬧劇和安倍的變本加厲，哪有半點仁義可言？!

我們邊走邊看邊議。關公之所以成為人們的千古偶像，不啻因為他的勇猛英武，也不因他帥氣的「美髯公」，歸納其人格精華，就是忠、義、信、智、仁、勇六個字。在山西運城關羽故里，關公被推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樣板。河南許昌市關帝廟裡有座春秋樓，人說不去春秋樓等於沒到許昌。相傳東漢建安五年曹操東征時關羽被俘，曹厚禮相待，拜關羽為偏將軍，賜其一府第，即是春秋樓，因關羽夜讀《春秋》而得名。春秋樓有不少名聯，如：「五夜何人能秉燭；九州無處不焚香」，「知我者豈惟春秋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兵法讀春秋，必有文事；官箴嚴月旦，作無神羞」，「志在春秋功在漢；心同日月義同天」……細讀之，這些聯句無不以忠、義、信、智、仁、勇六字為核心，正因為此，令關公千秋萬代「高山仰止」！

■關林 網上圖片

具體地講，關羽言行如一不事二主肝膽相照，此為忠；他兩肋插刀義薄雲天扶正祛邪，此為義；他以誠待人一諾千金信用為重，此為信；他高屋建瓴擅用計謀巧以用兵，此為智；他心繫百姓善待下屬有福同享，此為仁；他所向披靡勇往直前「過五關斬六將」，此為勇！憑着這些高德懿行大智大勇，關羽在世時贏得上下左右乃至政敵的一致擁戴和敬重，罹難後便走進史冊與小說成為老百姓心中永遠的偶像！在千百年的封建社會，關羽的思想意識恰好符合統治者駕馭臣民為其效忠的需要，於是關羽的哀榮與「封號」，也由漢獻帝的「漢壽亭侯」、劉備的「前將軍」、劉禪的「壯繆侯」，上升到宋徽宗的「忠惠公」、「崇寧真君」，元文宗的「武安王」、明萬曆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關帝聖君」，再到清順治和乾隆年間的「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如此青雲直上，終成中國人頂禮膜拜的「尊神」。老百姓需要關羽這樣的英雄保佑自己，統治者需要關羽這樣的忠臣守衛他們……

中國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關公情結」，關公的形象恆久地樹立在炎黃子孫的心中。這種「關公情結」如今已昇華為一種文化現象，深入國人的神經。關公是武聖、是戰神，他那把呼呼生風的青龍偃月刀，也成為力量、正義甚至民族精神的象徵。有報道稱：1956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時，與毛澤東有一段饒有風趣的對話。尼赫魯說美國人厲害啊，他們有原子彈、核武器。毛澤東卻笑道：「原子彈算什麼，我們有關老爺的大刀勒！」這雖是笑話，卻道出了關公在國人心中的地位。當然，關公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點和錯誤，因為他的驕傲和輕敵，導致敗走麥城、最終被孫權襲取荊州、直至丟了身家性命。這是關羽的性格使然，卻也是他贏得萬眾懷念與敬重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當然與封建時代迥然不同了，「忠君」思想有失偏頗，關羽形象被古人過度神化也不足取。但關公的忠、義、信、智、仁、勇，卻依然是我們所推崇和需要弘揚的，它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近據報道，在關羽的家鄉山西運城，「關聖文化建築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正在緊張進行，運城「關公祖廟聖像」不久將赴台灣100多座關帝廟巡遊，行程將從高雄至台北遍佈寶島各地。3月28日，國台辦還將為運城關帝廟「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舉行授牌儀式，以更好開展兩岸「關公文化」研討和廟際間的交流。事實證明，在當今物慾橫流、人心不古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多一點關公的誠信與忠義，無論於國於民於人於己，都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於建設和諧社會乃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不失為一種「正能量」！

豆棚閒話

■文：馮 磊

# 投 毒

哲人的偉大，在於他們能夠堅持真理。哪怕是，面對死亡的威脅。

18世紀末期，雅克．路易．大衛畫了一幅油畫。畫面上，蘇格拉底面對悲痛欲絕的弟子們，冷靜地接過了別人遞過來的毒藥。他上身幾乎赤裸，一隻手高高地舉起，堅定而悲壯。這幅作品，就是著名的《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被控有罪，罪名是「不敬神」和「腐化青年」。

當年，審理這一案件的時候，有一個龐大的陪審團參與，這個陪審團共有500人。據說，當時有一個名叫帕帕迪的農民踴躍報名，並參加了抽籤。在經歷了複雜的手續之後，此人中籤，成了陪審團的一員。

審訊的時候，陪審團進行了表決。所有成員均手持兩塊金屬牌，一塊寫着「有罪」，另一塊寫着「無罪」。第一輪投票表決結果出來，以280對220票判決蘇格拉底有罪。之後，蘇格拉底進行了有名的辯護。他在辯護中說，自己的哲學觀點是正確的，自己不僅無罪反而有功。他還說，陪審團中那群目不識丁的人無權對他進行宣判。——這個觀點惹惱了帕帕迪們，再一次投票的結果是，法庭以360票對140票宣佈蘇格拉底死刑。

以上，被稱之為「多數人的暴政」。

蘇格拉底的死，前人說得太多了。直接導致他死亡的，是一杯毒芹汁。那是一種傘形科植物，主要成分為毒芹鹼。毒芹鹼是一種強鹼性生物鹼，散發着老鼠尿液一樣的味道。它能夠導致人類呼吸肌麻痺窒息而死。這種植物外形和胡蘿蔔類似，所以又叫毒人參。不知真相的人如果把毒芹的根莖誤當作胡蘿蔔吃了，很快就會出現悲劇。

有競爭，就有手段。有人熱衷於陽謀，也有人喜歡陰謀詭計。張鷟在《朝野僉載》中說，唐代的時候，嶺南有蓄奴的習慣。如果誰有了仇家，就會把自己的家奴叫來，餵給他們斷腸草吃。家奴死去以後，他們的墳頭上會長出一種叫做「蕈」（據說有毒）的植物。然後，主人就拿着「蕈」去投毒，屢試不爽。

殺奴取毒的故事，太過於殘酷。始作俑者如果能夠毒死仇人也就罷了，如果不能得手，豈不是白白害死了一條人命？又，如果遇到冷酷的傢伙且仇家特別多，為了獲取毒藥，非得不斷地殺奴，豈不是可怕得很？

毒藥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性的冷酷。

古人使用的毒藥，今天看來，大致是些重金屬類和生物毒素類的東西。埃及艷后死於蛇毒，詞人李煜死於牽機藥，晉惠帝的皇后、又黑又醜又淫的賈南風死於金屑酒，魏孝文帝則用「椒」毒死了太子元恂。

至於投毒的方式，則各各不同。宮廷鬥爭中，一般採取勝者為王的方式，直接逼對方飲下毒酒也就罷了。還有一種暗殺，則使用轉心壺。下毒的時候，投毒者會使用一種有兩個內膽的酒壺，會用手指暗暗堵住壺上的一個小孔，暗藏的毒酒就流到了仇人的酒杯裡去了。

還是說說蘇格拉底。死刑判決下來以後，弟子們為蘇格拉底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計劃。對此，大哲學家表示反對。他說：「你們不應該反對法律，我也不準備反對法律。」——尊重遊戲規則，單就這一點而言，兩千多年以前的蘇格拉底，足以讓後世的無數癟三相形見絀。

## 文藝天地

手寫版

■文：翁秀美

# 童年的純美影像

假如時光能倒帶，遙遠的盡頭，花葉繽紛處，回放着的，是童年的純美影像。

童年心胸闊大，志向遠大，長大了要做什麼做什麼，時間多得用不完，在美麗的神話傳說、童話故事以及一切真善美的事物裡，世界未知而美好。

幼年生活，彷彿陶淵明筆下的田園，有蛙聲有蟬聲，花紅草綠，雞鳴狗吠，鵝鴨成群，牛羊漫步，有「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的樂趣，也有小兒學垂釣，「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那般的專注。女孩兒雖不是杜甫稚女那樣的「狼籍畫眉闊」，卻也擠花汁染紅指甲，頂着挨罵的危險將火鉗燒紅了燙彎劉海，極盡各種愛美之能事。

劉蘭芳的評書，一聽就幾個月，豐富飽滿的聲音細述前朝故事，馬蹄聲，戰鼓聲，各種口技，惟妙惟肖。最珍貴的是幾箱子小人書，《玉嬌龍》，《聊齋》，《紅樓夢》，字還認不全，頁角先翻得捲了邊兒。最值得炫耀的是擁有一支鋼筆，課間為同學腕上畫手錶，引來很多羨慕的眼光。小手帕，可以疊帽子疊老鼠；一根繩，在手上略繞幾下，挑出數種繁複的花樣；幾塊小石子，挑水，過橋，也能玩出精彩。

經常和一幫半大孩子瘋玩，上山割豬草，下河撈鵝草，挑薺菜，揀松球，春雷後翻草皮找嫩嫩的地菜皮。沒有好東西吃，但也餓不着，房頂上曬的薯乾片，繩子上晾的鹹菜葉，都嚼得有滋有味。

喜歡仰在牛背上，牛穩穩當當地走，低頭啃草，我聽得見牠咀嚼的聲音，不能像畫裡的牧童那樣橫吹笛，但可以數遠處天邊的雲團，便想推雲童子，布霧郎君在哪，雷公電母又藏在哪。晚上趴在涼床上，數一天明明暗暗的星星，星星真小，還沒有米粒大。

下雨的時候，會看到癩蛤蟆、青蛙、蚯蚓。我赤腳提了小桶抓蚯蚓喂小鴨，剛到田埂當中，迎頭一群麻鴨搖搖擺擺地衝來，見我擋了路，領頭大鴨子停住，呷呷地叫，意思：怎麼辦怎麼辦！我也無處讓，兩邊溝裡水與埂齊，我揮揮手，說，過吧過吧！大麻鴨猶豫了一下，一跳跳到我腳背上，軟軟的熱熱的，一隻過去，餘者一哄而上。當世界靜下來，腳背上無數重疊的鴨子腳印，亂紛紛的鴨毛，亂紛紛的雨。

鴨子溫和，其他的可就敬而遠之了，比如狗，鵝，洋毛辣子，癩蛤蟆，毛毛蟲。隔壁蘭子特怕毛毛蟲，夏天摘毛豆，多次枝杈上有毛毛蟲的倩影，多次聽到她的一迭聲尖叫然後一杈毛豆全扔掉；剛才要是癩蛤蟆們集體借路，我寧願跳進水溝。

為了得到蘆花公雞尾巴上的毛做毽子，我敢追得牠暈頭轉向，卻很沒用地被鵝追得灰頭土臉。

其實鵝很優雅，水裡的鵝很詩意，「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在岸上更像一個王者，龍行虎步，叫聲也有氣勢：嘎哦——嘎哦——

有天放學，不幸與一隻大白鵝狹路相逢。這傢伙看到我，直着脖子奔過來，牠只要盯住一個目標，會鍥而不捨地追你啄你。我頭皮一炸，掉頭就跑，鵝噠噠在後面追，好幾次能感覺到鵝的嘴巴要碰到我腳後跟了。我的狼狽落在別人的笑聲裡，追了一段，鵝大人覺得沒意思，斜睨着手下敗將，得意地仰天一嘯，回去了。我坐在地上，大口喘氣。後來老在想，假如七歲的駱賓王和我一樣被鵝追趕過，還會不會為牠作詩。

兒時百態，描述不盡。兒時影像，最早是六歲時的一寸小照，梳着劉海，麻花辮反折過來用橡筋扎着，這是屬於自己的唯一，近得可以拿在手裡，遠得打翻歲月也無處找尋。

童年是個沒心沒肺的壞傢伙，走了就不回來，讓人掏心掏肺地想。偶見路邊牛羊，如見舊友；在蘭亭鵝池邊見到幾隻白鵝，興奮地招呼，鵝也扇動翅膀回應。這種感覺太好了，正如前段時間降臨香港的可愛大黃鴨，令眾人為之瘋狂迷戀的，不正是記憶裡寧靜溫暖卻一去不復返的純美童年嗎？

■無憂無慮的純美童年。 網上圖片

心靈驛站

■文：陸 蘇

# 旗袍物語（四）

## 秋香綠

有一個叫梅娘的女子，在小娃娃的時候被父母從杭州嫁到上海做了童養媳。她的婆家開了一間專做旗袍的小舖子。那年她六歲，她的男人十二歲。

十二歲的男人是個很疼人的大哥哥，也是個手藝很好的小裁縫。小裁縫每天都跟着大裁縫——就是他爹，穿梭於上海街街巷巷的美女、美太太的家中，手中拎一個籐編的放了尺子、本子、布樣，或者一二件完成了的旗袍的小箱子。梅娘常常在巷口等他，等青布長衫的他牽着她的小手回家。

有時小裁縫會帶她去巷口馬路那邊的秋水綢緞莊選旗袍面料。那裡的老闆是個很會穿旗袍的好看得像花似的杭州女人。她對他們很好，每次他們去總要塞給他們一些糕餅糖果什麼的，而小裁縫又總是用一塊白色的手帕包了那些吃食，帶回來悉數放在她的床頭。有一次，那杭州女人甚至送了梅娘一塊秋香綠的綢子，小裁縫用它給梅娘做了一件中袖的小旗袍。好多年後坐在異鄉的水埠頭的梅娘，依然記得那件繡了一枝小小梅花的秋香綠的旗袍：依然記得她在裁衣桌上睡醒過來時，小裁縫在釘她的旗袍上最後的一顆盤扣；依然記得她穿着那件小旗袍和他上街時，許多人都說「介好看的妹妹哪裡來的」。小裁縫笑着不時看看她，並不對她說什麼，只是手牽得更緊了。梅娘說那是她這輩子最好的也是最喜歡的一件旗袍。

可是美好的東西總如掬在手裡的水，無論你怎麼捨不得、怎麼努力挽留，它終究會消逝得無影無蹤。那年梅娘十五歲，先是肺病帶走了尚未和她圓房的小裁縫，接着一直待她視如己出的公公婆婆承受不住喪子的悲痛又相繼過世。梅娘孑然一身，成了香衣坊旗袍店的掌門人。那段日子，梅娘已想不起人在難過的時候是可以哭一哭的。她不停地做旗袍，做累了就睡覺、做夢。總是夢見自己打着油紙傘在巷口等小裁縫，遠遠地看見他來，卻總是走不近。那雨水就像好多年的時間一樣無法掀簾穿越，醒來時她知道了，那雨水就叫生死相隔。

後來，打仗了，有錢的人都逃到租界或出國去了，小戶人家也不太有心思在穿衣打扮上了。梅娘的生意日漸清淡，有時候十天半月的都等不來一個主顧。原本住着很緊湊的房子越住越大，最後甚至於大得都荒涼了。

無奈中，梅娘和幾個小姐妹一起去一個聽說很安逸太平的小鎮謀生。船離開上海碼頭時，梅娘坐在船上，一隻手抱着一個小小的包袱，一隻手托着一包綢緞莊的老闆娘送的點心。沒有一滴淚，內心卻大慟。她知道，那石庫門的家、那四馬路上飄忽着的各色旗袍、那巷口夜夜夢迴的青布長衫的身影……都真的過去了，從她的生命中過去了。

那個小鎮叫喬莊，專門出產白菊花和桑蠶絲。離小鎮還很遠時梅娘就被大片大片的白菊花晃了眼。她在一條小巷裡租了間小房子，開了一間專做旗袍的小舖子。梅娘聽人說這巷裡曾出過一個很有名的才女，能吹簫、能彈琴，更填得一手好詞。梅娘什麼都不會，只會做旗袍，她只能期待她用旗袍裝點了別人的美麗時，別人的工錢也能美麗她的一日三餐和一個擋風遮雨的屋頂。她的沉默、勤勞和神秘像一曲二胡，白天黑夜地縈繞在悠長寂寥的小巷。花聽花飛謝，樹聽樹凋零。

■一襲旗袍成全了許多女子的夢。 網上圖片

好多年說過去就過去了。梅娘似乎已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本地女子了。在她的身上已絲毫找尋不出一絲上海那個風花雪月的城市曾經鏤刻在她身上的如同用水寫在水面的詩一樣的痕跡。唯有當她看到顧客拿來的一塊據說是從上海買來的旗袍料子，或是在河邊洗衣服時有船依依呀呀地划過，或是有人問起她的旗袍手藝的師承，她的眼裡才會出現一抹異樣的光亮。但是，轉瞬即逝。也許只有在這時候，她才會意識到自己心底裡的隱痛從未痊癒；也許，在她偷偷側臉擦去的眼淚中也有內心的掙扎和無奈。

無燈的長夜，二胡曲一般蒼涼。梅娘心緒如弦，任夜長如弓，不停地拉啊鋸啊。這時也許是想過需要一個肩膀依靠，需要有一個人讓她不怕飢寒和夜的黑。但是，想又如何？想又如何？

梅娘的旗袍成全了許多女子的夢。梅娘為許多女子做過嫁衣，但她從不為人做秋香綠的旗袍。在梅娘的箱底，一直壓着那件秋香綠的小旗袍。梅娘很少拿出來看，也不許別人去碰。不知是無法面對那些曾經的美好呢，還是因為一切都從未從她的心裡眼裡抽離，不用開鎖一切都可以歷歷在目。縱然歲月會像消蝕絲綢一般消逝了梅娘的青春笑容，她仍執着守護着那秋香綠。生生世世，世世生生。

一直到，那叫也許的風把所有的門窗都關上，一切歸於最終的寂靜。那秋香綠的旗袍，如果有個小名，該叫過去了的好時光，或者，乾脆叫做惦念。